

●段佩明

一方凉亭

家乡宿松，有几个地方依然保留着凉亭的地名。这个古老名字，带着时代的烙印与神秘，透过千百年的时光，一直沿袭下来，见证了世间纷繁变迁。那些供路人歇息、遮风挡雨的亭子，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，已无法还原，但是每一个亭子，都有一段故事，都怀有一份情感。在往来送往中，演绎着清凉与温暖的感叹；或缠绵缱绻、或落寞哀伤的思念絮语；或苍凉悲壮的情怀。

一条古驿道，横贯宿松，东经太湖县小池驿，西出湖北省黄梅县亭前驿，为南北通衢。外婆曾对我讲：“这条道以前还是挑夫往来船码头与六安山里的交通要道。一担盐铁去，一肩山货还。挑夫往来无歇肩。”关山迢递，长路漫漫。一条写满传奇故事的沧桑古道，从岁月的长河中延伸，岁月峥嵘，风雨兼程。

古驿道边有凉亭。十里一长亭，五里一短亭。宿松古代的凉亭，建筑风格多样，构造迥异，不仅有木亭、石亭、砖亭、茅草亭之分，而且还有四角亭、六角亭、八角亭之别。亭内设有石桌石凳，供路人坐下歇息。夏备茶水，可解渴祛乏，冬燃火盆，可驱寒避冷。这些臻备的设施，都是淳朴善良，古道热肠的乡民所倡募。据《宿松县志》记载，清嘉庆初，邑人余协璋等倡募，公置丰家庄保持畝田四十二亩五分，以备桥、亭用，粮册注明凉亭河。另外，吴屏藩并捐田八亩七分，作修桥并亭永业，粮册注明车马河。修建凉亭如同修桥铺路，是积德行善、荫庇后人的善举，也是官宦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的政绩。如今，虽时过境迁，但是乡民们乐善好施的古风犹存，仍然被传承和发扬。

宿松历史上曾在驿道上建有两座有名的凉亭。一座矗立于旧县河石板桥西。另一座立于梅墩板车马河桥头。旧县河的凉亭，是明弘治戊午年知县施溥修建的。人们以凉亭为名，改称旧县河为“凉亭河”。车马河木板桥时常毁于兵燹或水患，屡毁屡建，至清嘉庆初，监生吴屏藩遵父吴谦之遗命，募捐再重建车马河桥和桥亭，因新建亭结构精巧，木雕彩绘流光溢彩，人称“花凉亭”。凉亭修建后，车马行人在此歇息日渐增多，于是周边居民

纷纷购地建铺，开设市肆。过往路人，贩夫游商，撑筏舢舨途经此地，或交易，或住宿，或停泊，一片繁荣，形成了凉亭河、花凉亭两个闻名遐迩的商贸重镇。

出县城向北，就是县城屏障钱家山。穿越钱家山西麓的古道，经八里凉亭、破凉亭，与古驿道相连，辐射县北各乡。为纪念唐代县令闾邱，为表彰他清正廉洁，人们在钱家山古道边建有“清风亭”。“清风亭”取李白《赠闾邱宿松》诗中“剖竹十日闲，一朝风化清”而命名。古人在此建“清风亭”，也是为了激励官吏以闾邱为楷模，做一个廉政清官，造福于民。

过清风亭继续一路向北，山林阴翳，莺鸣婉转。行约三刻，便是八里凉亭，这里是旧时县城文人雅士送别的地方。“日晴空东下仙云，俱在凉亭送使君。”举一杯清茶，或一壶浊酒，饮罢，作躬揖礼，然后策马远去。那哒哒的马蹄声，回荡在历史的时空中……

破凉亭顾名思义即为年久失修、衰落破败的凉亭。它曾经拥有的完美与华丽，随着岁月而老去。人们只把它的破旧留存在记忆的相册里。古人谁会想到，此地现在已经崛起成为一个现代化城镇和交通枢纽中心。

今天，那些古道边的凉亭已不复存在了，取而代之，是被装扮成古色古香的景观亭，点缀在景区蜿蜒的小道上，供人歇息观景，休闲娱乐。它的实用性功能得到拓展。古驿道旁边的白崖寨风景旅游区，是当地政府在古寨的基础上，坚持脱贫攻坚与旅游开发紧密结合，实施旅游兴乡，惠泽山区的富民项目。

我倚在白崖寨景区望江亭的凭栏上，观山，听风，享受着山风的轻拂，遥看山下古驿道。今天，我们105国道。昔日挑担行路的队伍，演变成了钢铁洪流。我的思绪，随着川流不息的车辆，驰骋在古驿道繁忙的世界，契入到一些虚幻的场景——古道、夕阳、飞鸟、落叶，古人凉亭送别……这些虚幻的场景，穿插着人生的五味杂陈，或许，故事真实地发生在凉亭。凉亭作为长途跋涉的出发地和歇息点，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，成为游子的悠悠乡愁。

●西青

老家来人

楚琳近来变了，变得让萧子承有些陌生感。结婚五年来，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，比如说，她特爱打扮，疑心也重，还不时地追问萧子承今天从哪儿来，明天到哪儿去。萧子承呢，一如既往，楚琳上班他笑脸相送，楚琳回来他热脸相迎。

今天星期六，楚琳说去超市买衣服，吩咐萧子承在家把卫生搞好。匆匆出门，她却把手机落在了家里。一会儿，手机响了，是条短信：老家来了，老地方见！萧子承知道，这不是条普通的短信，其中必有蹊跷。他拿起手机，回复了几个字，便开始打扫卫生，接着就做起饭来。

萧子承做饭的手艺邻居皆知，他只用了半个小时便弄出一桌丰盛的菜肴。红酒，白酒，饮料，一应俱全。11点钟，楚琳回来了，见到满桌子的菜和酒，她疑惑地问：“这是干什么，要来人啦？”

“是啊，老家来了，老地方见！”萧子承偷偷瞟了一眼楚琳。

楚琳腾地脸红，发着，但她马上掩饰过去，装作若无其事地问萧子承：“你怎么知道老家人会来咱家吃饭？”

“一定的，老家来人嘛，都是我的至亲，不到咱家到哪儿？”

慌乱中，楚琳机灵一动：“老家人都爱吃饺子，今天家里没饺子，我去买一袋。”说着，抓起手袋就要出门。

“不用了，你瞧，这不是？”说着，萧子承不知从哪儿亮出一袋水饺。

“那，那我去买点水果……”

“也不用了，你看这……”果然，他身后的小方桌上摆着一大盘苹果和梨子。

正在一个要出门一个要阻拦时，门铃响了。萧子承抢先去开了门，一位风度翩翩的帅哥出现在门口。

僵持，短暂的僵持。随后，萧子承热情地让座，散烟，递茶，问候。

……

这顿饭吃得多少有些尴尬，但是萧子承尽量保持气氛和缓。他一个劲地劝酒，夹菜，不时抛出一些有趣的话题，还问到老家的收成和老少爷们的健康，就是只字不问来者的身份以及楚琳的关系。

楚琳更多的时候躲在厨房里，借故热菜，烧开水，实际上是一腔焦灼燃烧着她的脸颊和内心。她好后悔今天出门忘了带手机，她不明白“老地方”怎么就变成了家里，她更不明白萧子承为什么对这位“老家人”竟那么客气。就在她百思不解时，客厅里“哐当”一声，客人带着椅子倒在地上，大着舌头说：“大哥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是人！”说着，在自己的脸上狠掴了两耳光。

萧子承拉起他，幽默地说：“你这阵子也喜欢看谍战片，‘老家来了’，‘老地方见’这暗号我很熟悉。只不过我给你回复时，本应该说‘好！’我却改为了‘直接来我家’。没关系，要不咱俩再喝一杯？”

萧子承把客人送出门，说：“只要心思正，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。欢迎下次再来做客。”



●陆金美

荷花深处是故乡

荷花是老家最亮丽的衣裳，她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老家地处下河，是闻名“全国的荷藕之乡”。儿时，老家有个弯弯的荷塘，它横在村子当中，把千余人的村子南北隔开。村里人沿塘而居，两岸住满了人家。塘水常年清澈，鱼肥藕香。春节前，村里用二、三部水车把荷塘里的水抽干，将藕全部淘出，分给村民过年。春节过后，组织村民在荷塘里放上一层猪脚粪，作为底肥，然后用牛把荷塘泥土翻耕一遍，到了农历二、三月间，在荷塘泥土上洒上农药，用牛再翻耕一次，将农药翻到泥土下面，防害虫。然后在荷塘里放上种藕，再放三四寸水。随着气温上升，点点绿盘，浮于塘间。经过春风的抚摩，春雨的滋润，荷茎每天都在变粗变高，荷叶明显多了，塘里的水也渐渐深了。谷雨过后，荷叶就开始疯长了。站在村口的小木桥上放眼望去，满是一片翠绿。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此言妙极了！细嫩的荷茎，看似柔弱，却高高地托起像小伞一样的荷叶，一层层、一叠叠，在宽广的荷塘中蔓延开去。微风一吹，轻轻摇曳，煞是好看。到了芒种，躲藏荷叶间的荷花先后开花了，有粉红的、纯白的、淡黄的，有花瓣全开的，还有半开

未开的，荷花前前后后要开到八月底。

早上，村子里的鸡鸣吵醒了荷塘里的荷花，它们慢慢地睁开朦胧的睡眼，随着微微的晨风愉快地舒展着腰肢，抖落下那晶莹剔透的露珠落在荷叶上，恰似一颗颗跌落玉盘的珍珠，银光闪闪。当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，荷花便纷纷露出甜美的笑容，开始迎接游人。这时，我们背着书包走在荷塘堤埂上，时常被荷塘那迷人的花景、醉人的花香所倾倒。我们忍不住从堤埂上下到荷塘边，那又嫩又大的荷叶随风摇曳，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荷花像随着胭脂，似醉似羞。临风玉立在一片片荷叶中，甚是美丽。胆大的红蜻蜓就在我们面前的荷花上愉快地飞来飞去；好看的彩蝶在荷叶之间相互追逐翩翩起舞。见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赶快离开荷塘向学校奔去，校园里散发着我们满身的荷香。

故乡的荷花盛开的美景让人陶醉，而与之相关的故事更让人难忘。儿时礼拜天，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便被家里安排去割猪菜。我们提着篮子见村口荷塘里有好多五颜六色的蝴蝶在荷花上飞舞，我们的身躯也轻盈起来，连蹦带跳地脱掉衣服，跳入荷塘，钻到荷叶荷花之间捉蝴蝶。我们从这片荷叶追到那片荷花，也没有捉到一只蝴蝶，

●霍寿喜

错别字并不幽默

和友人在网上通过QQ聊天，网友发来信息：“你好有墨韵。”我愣了好一会儿，才回话：“是‘幽默’吧，你打错字了。”网友立刻发来表示“哈哈大笑”的QQ图标，又说：“你真是老土，我不过是想用错别字幽默一下，你竟然没能领会。”我只好无奈地“呵呵”过去。

事实上，在网络论坛中，许多帖子都是错别字连天。这自然因为有些字确实打不出来，只好用错别字（或拼音字母、数字）代替，但更多的情况是有人故意使用错别字，试图达到那么一种“幽默”效果。这一类故意出错，多半还出现在论坛的标题中，目的也是吸引大家眼球。比如，有一个贴子的主题是：“哪位板油有XX报纸的油箱？”楚琳更多的作者在寻求投稿信息，其中的“板油”应该是“版友”，“油箱”应该是“邮箱”（即电子信箱）。又比如，一些网友喜欢在论坛上公布一些高兴事儿了（比如发表文章了，评上先进了，等等），而跟贴中，常常会有“热泪祝贺”，“墙裂

祝贺”等“幽默”词汇。最常用的“我”，也故意说成“偶”；而“的”，则以“滴”代之……

我个人认为，在网上发表文章，或是跟贴灌水，不必要也不应该用错别字故作幽默。因为网络是一种开放式的共享资源，具有“互动”、“传播”之特点，大家都这样“幽默来，幽默去”，正确的字词反而可能受冷落了。比如，网上流行的“版主”一词，很多网站就“幽默”成“斑竹”、“班主”，一些刚学会上网的人，哪里知道“斑竹”是什么意思！而一些学生上网阅读，错别字对他们的负面影响就更大。

网上写点错别字，可能会带来短暂的搞笑，但距幽默差距甚远。网上的幽默，要靠你的语言智慧，靠你的经验积累，靠你对网络工具的巧妙利用，甚至靠你的机械反应和幽默素质。有些编辑在网上在线审稿，其回复就非常幽默，但从不用错别字哗众取宠。另有一些在实际生活中很木讷的人，一到网上，语言就呈现活泼和幽默的色彩。如果你想在网上弄出点幽默，不妨多看看高手是怎么幽默的，千万不要以为，弄几个错别字，就算是网上幽默了。

●张惠民

给普通人摄像

说起摄像，现在的人们纷纷掏出手机就可以录制视频，很清晰。可在二十多年前，要想摄像还得用摄像机。

那年，父亲承包了一个小电视台。父亲在外宣传、拉业务，母亲后勤，姐姐负责电脑编辑制作节目，我呢，扛起重重而贵重的摄像机，到四里八乡去摄像。那家伙有16斤重，黑色的，摄像时扛肩上在人群中穿梭，那身影叫一个高大上，比起啥大哥大要气派多了。每当摄像机前头大圆镜对着谁，那个人的神态便很有趣了，什么样的都有。有些羞涩的会尴尬的笑笑慢慢躲开；有些爱出风头的搔首弄姿尽显“大哥”派头；有些稳重型的故作老僧坐禅纹丝不动，抬头看时，镜头却已拉远，心里头还有些不舍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随着电视机的渐渐普及和有有线电视走进千家万户，看电视是大家闲暇之余最大的乐趣之一。于是当有一天，淳朴的农村人们忽然在电视上看到了自己或者身边亲友的画面，一定会发出很大的惊讶声“我上电视啦”、“他爹，你上电视啦，哈哈”。场面很搞笑，世界多奇妙。每当人们结婚、小孩或老人过生日，大家都会到电视台邀请工作人员上门摄像，以及“点歌”、“点歌”的意思是，比如张三结婚了，他舅舅

来做客，为了表示自己对他子的祝贺，于是在电视台为张三一首欢快的歌曲，画面上写上大家人的姓名和祝词。

第一次摄像时，我才十五岁，是自己一个表姐结婚，算一次正式出道的练手吧。依稀还记得那天在家做准备工作时，看了很多别人拍摄的录像片，用心地记熟每个环节和注意事项。然而当自己扛上摄像机单独拍摄时，还是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发生。比如那场婚礼是与以往都不同的“招亲”好吧，所有环节都得反过来，把我给折腾的。摄像过程中，我反坐在摩托车后座拍摄时，寒风吹的那叫一个哆嗦，还时不时被石头颠一下，镜头便也随着起起落落。结束后，看自己拍摄的录像里在路上颠簸的画面，真有些不好意思，那电视机上的画面一会飞到天上，一会落到看不见人。有了第一次惨痛的经历，之后出门摄像愈加用心，技术也渐渐愈发娴熟，也遇到更多复杂或有趣的情景。多年后，碰到那些人们，都会笑着说：你呀，念书时就扛着大摄像机给人家结婚摄像的啊。

我喜欢在小小的黑白镜头后面看着人群中纷纷热闹。看着新娘在娘家满怀期待却又与家人、亲友依依不

反而脸上被荷叶荷花茎刺得多好多条细红，有的小伙伴追黄碟一头追进了荷花的深处，结果迷失了方向，一时出不来，急得我们在荷塘里高叫名字找人。眼看要吃中饭了，也没割满一篮子猪菜，没办法，我们只好弄几朵香荷叶凑满一篮“猪草”回到家，结果没有逃脱父亲的巴掌。

荷花儿红，荷花儿香，荷花的深处是故乡。荷叶田田，让我一言难尽，一生难忘。大诗人孟浩然曾经写下：“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。欲取鸣琴弹，恨无知音赏。感此怀故人，中宵劳梦想。”为了生计，我离开老家三十多年了，每家乡来人谈起老家大力调整种植结构，发展观光旅游产业，荷藕种植面积已达十二万多亩，处处荷花，步步美景，总让我兴奋、让我自豪、让我魂牵梦萦。去年7月，我回到故乡，正是荷花盛开之时，儿时的三个发小将流转来的8000多亩土地全部种上荷藕，并搞了个“特色荷花游览地”。随后我特意随他们参观了老家门前的荷塘。满塘的荷叶密密麻麻，层层叠叠，一朵朵在荷叶之间盛开的荷花，露出甜美的笑容，好似在迎接我。今年，小暑一到，我又回到了故乡。又见到了亲切的荷花，又闻到了久违的荷花香。就在荷叶和荷花面前，我打开手机拍下了这一视频，希望老家荷花美景能成永恒。



荷韵 摄影 王泽民

大观

有一回，父亲叫我去木匠小姑爷家借一把铲树皮的刮刀，木匠小姑爷不在家，我就偷偷地钻进木匠大爷爷家，偷偷地找到阿江哥，借了这把刮刀。我刚离开木匠大爷爷家，就发现了阿江哥也出了门。阿江哥用手按着右脑袋，眼泪汪汪的。我心里一凉，知道是我害了他。估计还是被木匠大爷爷看见了，惹得阿江哥换了他父亲光栗子。村里老少都晓得，木匠大爷爷的工具从来不说借给别人。我站在那儿，低头痛哥，刮刀还给你吧，我不借了。阿江哥拍了拍我肩膀，讪笑说你借不到东西，你爸也会骂你，我去我奶娘家等着，你爸用完了就还给我。

其实，身为小学教师的父亲从来不打骂我。父亲听完我借刮刀的过程，一边削树皮一边笑，说阿江这孩子以后一定有出息。我不懂出息是什么意思，但我知道阿江哥现在是个小木匠，以后会是个大木匠。

不久，木匠大爷爷退休了，他带着阿江哥在家干些木匠杂货。后来，阿江哥带着木匠工具去了北京，进了一家具厂。

那时候，阿江哥每次写信回家，木匠大爷爷和木匠大娘带着夜色走进我家。父亲戴上眼镜，将信里的内容一字字地读给他们听。父亲又倾听他们嘱咐的语言，整理回信，又一字字地读一次。整个过程，咧咧嘴笑的木匠大爷爷，一张老脸挤成核桃似的。

晃眼的功夫，已经在外地工作数年的我回老家探亲。闲聊时提及木匠大爷爷，我这才晓得阿江哥在北京办了一家家具公司，专业打造高端精品家具，聘请了木匠大爷爷做他的技术总监。父亲笑着说，这活儿还真只有木匠大爷爷能干。